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——第六輯

臺灣外記
(全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六輯

臺灣外記
(全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六〇種

臺灣外記

江日昇

弁言

這本臺灣外記是根據下列七個本子合校而成的：

- (一)臺灣外志抄本(甲)，四部十卷，加利福尼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(攝影)。
- (二)臺灣外志抄本(乙)，五十卷一百回，加利福尼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(攝影)。
- (三)臺灣外記，求無不獲齋刊木活字本，三十卷，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。
- (四)臺灣外記，求無不獲齋刊大型本，三十卷，省立臺北圖書館藏。
- (五)臺灣外記，求無不獲齋刊小加利福尼亞大學東亞北圖書館藏。
- (六)臺灣外紀，上海進步書局石木活字本，三十卷，三十卷，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。
- (七)臺灣外記，上海均益圖書公先生以求無不獲齋，上下兩卷，省立臺北圖書館藏。

我也參考了黃典權先生以求無不獲齋大型本、小型本互校的新刊本。但最近世界書局出版的，只是進步書局石印本的影印本；廈門會文堂石印本臺灣外誌，曾蒙楊雲萍先生借閱，是一個改編得很多的異本，沒有利用。香港某君藏有舊抄本「臺灣外志」，八十七回，共八冊，無撰人姓氏，亦無序，全記劉進忠事。第一回：「劉伯祿上京尋友，沈

千歲保舉出仕」；第八十七回：「劉青天上京終計，建豐順潮郡太平」；四十七年秋，余曾在友人饒選堂教授寓邸獲觀原本。饒教授考證豐順置縣在乾隆三年，斷其書作於乾隆以後；與江日昇臺灣外記實非一書，故亦未比勘。

關於臺灣外記的版本，我曾寫了一篇「臺灣外志抄本和臺灣外記若干版本的研究」，發表於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八期。我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能找到兩種臺灣外志抄本，又能攝影回來，都是房兆楹先生協助成功的。我很感激！

在傳教、教書、研究之餘，從事此書校訂，耗時一年以上；增補八千餘字，改正三千餘字。但可能是異本的如臺灣紀事本末、臺灣野記、海濱紀略、臺海外史等，仍在懸目以求；希望海內外愛好臺灣文獻之士，繼續惠我以寶貴的意見或稀見的版本。

四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，方 豪杰人謹識。

自序

余歷稽帝業之正，莫如我世祖章皇帝也。世祖當甲申之變，整提一旅，戡亂除奸；應天順人，承繼大統。以及今上，萬國賓服。惟臺灣鄭氏與二三故老，遵奉舊朔，孤承海外，恃波濤之險，來往倏忽，騷擾邊疆，費朝廷無數金錢，以至遷移五省，屢勤南顧之憂者四十年。其間英傑沒於王事者，指不勝屈，是殺運之未盡故也。迨至殺運告終，盛世將見，天必生散金之姚公以撫之。施侯六月興師，果敢在於人謀；一戰決計，見機體乎天意。遂將臺灣荒服之地，爲朝廷收入版圖，四海歸一焉。但成功髫年儒生，能痛哭知君而舍父，克守臣節，事未可泯。況有故明之裔寧靖王從容就義，五姬亦從之死；是臺灣成功之踞，實爲寧靖王而踞，亦蜀漢之北地王然。故就其始末，廣搜輯成。誠閩人說閩事，以應纂修國史者採擇焉。

時康熙四十三年歲次甲申冬至後三日，九閩珠浦東旭氏江日昇謹識於雲陽之寄軒。

陳序

余司鐸南詔，於康熙四十八年己丑春，獲交珠浦江子東旭，蓋循循然重厚博物君子也。嗣出其所輯臺灣外志凡十卷，而囑敘於予；予讀其書，起明季擁衆，紀我朝歸順，垂六十年。其間島嶼之阻絕、城壘之沿革、鎮弁營將忠義背逆，以至朝廷之征討招徠、沿海之戰征區畫，靡不廣羅窮搜，瞭如指掌間。洵志乘之大觀，班、馬之倫匹也。

蓋嘗論之：作史有三長：曰才、曰學、曰識。非具曠世之才者，不能盱衡千古，驅策百家；非負蓋世之學者，不能參稽明備，討論精詳；至其權衡統系，斟酌褒譏之得宜，尤非抱卓絕之識者不辦也。故作史難，而作偏隅之史爲尤難。考成功以有明賜姓，避竄臺灣，奉永曆故朔三十有七年。蹟其仗義執言，全髮守節，庶幾齊田橫遺風，不可謂非偉男子；然以我朝視之，則固勝國遊魂、海隅窮魄也，律以犯邊梗化，夫復何辭？作史者當聖朝全盛之時，記邊島竊據之跡，使孤忠遺憤，獲伸於光天化日之下，不戛戛乎其難哉！今是編所記鄭氏，於其不忘故國也，如睹閭閻百輿，天威咫尺之誠；於其接遇王孫也，如見相依爲命，保護備至之誼。忠肝義膽，赫赫如在目前。至敘今皇帝之殷憂南顧，議撫議剿，六月興師而鄭氏賓服，臺灣底定，殆亘古未有一統之天下也。非江子才學素優而抱卓絕之識者，焉能辦此哉？他如寧靖王之就義從容、五姬從死，與夫忠臣

義士、閨閣節烈者，尤惓惓三致意焉！江子豈獨備史氏之三長，抑且有功於名教，立頑起懦，不朽矣！

三山弟岷源陳祈永拜題。

彭序

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春正月，余遊閩嶠，寓芝山蘭若，獲交山陰余元聞。一日，論有明崇禎帝諡法，遂出其先王父武貞公奏疏暨遺稿見示，中有辨思烈諡號一書，極光明正大；而其諡爲毅宗正皇帝者，是先生一人之碩論也。先生諱煌，字武貞，登天啓乙丑進士，爲殿試第一人；入史館，直諫敢言。捧誦之下，令人想見古大臣遺風。第運丁陽九，不獲展其大有爲之志，可嘆也！

元聞手一書，其標目曰臺灣外志，紀我朝新闢臺灣，海外從來未有之土地也，識明季海上鄭氏事最詳。筆力古勁，雅有龍門班掾風。及詢作者姓氏里居，始知爲江子東旭撰。余因嘆曰：『江子負如此才，不獲纂修史館，而乃淪落草野，成一家言以自見，其亦勞瘁矣乎！』江子爲甌閩士，性嗜古文詞，不拘章句學；幼從其先人遊宦嶺表，悉鄭氏行事，因編次其所見聞，備他日史官採取，其用心良苦。而因事直書，不置褒貶，積歲月以成，江子原無庸心於其間也。按鄭芝龍投誠後，其子成功，據臺灣海島，故明王孫相依爲命者，垂數十年；至癸亥歸順，又有寧靖王從容就義，至五姬偕從之死；江子獨斷以成功臺灣之踞，是以寧靖王而踞也。其卓識宏深，且其間忠臣義士、孝子慈孫，與夫閭閻之節烈，罔不光如日月；卽當日公侯將帥出入其門，不啻數十輩，而鄭氏遂應

五代諸侯之讖，可謂奇男子。江子今爲之表彰，不致海外荒服年久湮沒，人皆謂大有功於鄭氏，而詎知其有功於忠孝節義者爲更多乎哉！故讀是編者，可以教孝、可以教忠、可以教義，卽閨閣聞之，亦莫不油然而生其節烈之心；有功名教，良匪淺鮮。異日以之登大廷，備史氏之闕文，江子與是書不朽矣！

余不敏，謹爲數語，以弁其端。漢陽同學弟彭一楷拜手題。

鄭序

天之生才，豈偶然哉？生是才，必有所以用是才。然生才不一，用亦不一：或隆以南面百城，或置之衡門泌水；又甚者，拂亂顛連，無以自立。不可謂如彼者，天生之、天用之，可以見才；如此者，天生之、天未嘗用之，不可以見才也。蓋必至是，乃所以空、乏、動、忍，使之奮發有爲，名當時、傳後世，加厚之以無容湮沒者也。吾友江子東旭，其先君當勝國之末，嘗統數萬兵，見天命有在，歸誠我朝，改武爲文，授州守之職。東旭爲幼子，最所鍾愛，晨夕左右不離，習知時事，強記博聞，疏財重義，四壁蕭然。噫！以如是之才，際用人不次之會，咸謂其必有合也。奈何命與時違，歷落牢騷，所如不偶，行多坎壈。緣與友人計畫，無如數何！欲爲鶯鳴義俠，反成雀角謗疑，構訟歲月，徙倚縣庭，因著臺灣外志一書。

其書專爲鄭氏而作，始於明太祖，非欲著明之始，所以著鄭之始也；首誌顏思齊，所以誌鄭芝龍之始，又所以誌開闢臺灣之始也。成功賜姓，弱冠書生，以半旅師，踞金廈島彈丸之地，抗天下兵，可不謂壯乎？審時度勢，效虬髯所爲，遁蹟臺灣，存明故朔，父子祖孫，相繼四十年，終明之世，僅見一人。其間立心之誠僞、謀略之巧拙、部伍之嚴肅、將帥之勇驍、賢臣隱士之遺踪、勝朝宗室之潛寓，義士、忠臣、烈女、節婦，

凡有所見，皆筆於書；及至施侯奏功、鄭氏歸誠、寧靖王盡節、五姬殉難。東旭此書，以臺灣之踞，實爲寧靖一人而踞，寧靖王死而明絕；其卓識宏深，誠足千古。

噫！使東旭非構訟感憤，徙倚縣庭，安得此書而傳於世？太史公稱西伯演易、孔子春秋以及離騷、國語、兵法、呂覽、說難、孤憤、詩三百篇，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。東旭具如是才，成此一家言，豈非天使之名當時、傳後世，加厚之以無容湮沒者乎？較之南面百城，其見才爲何如耶？

余讀是書，不能嘿嘿，爰敘其所作之之由。雲陽誼教弟鄭應發頓首拜書。

余序

余與江子東旭，計別二十有三秋矣！一旦既見於鵝城水濱，相視，其夢乎？真耶？鬚已蒼、髮已斑，幸顏如昨而力尙壯。遂相携登舫，市酒痛飲；索別後著述，出所輯臺灣外志一書。展閱「凡例」，內有：『臺灣地將靈矣，天必先假手顏思齊爲之引子、紅毛爲之規模、成功爲之開闢，俾朝廷收入版圖，設爲郡縣，以垂萬世』。則全部瞭如指掌，又何用細閱紀年章節哉？

但不細加詳讀，不知其盛衰有數，忠節有人；來脈去路，事蹟茫然。是以典春衣、浮大白，竭二日夜之功，方悟太史展成先生西堂集中有『草雞夜鳴，長尾大耳』之讖，效卷首應之。展卷繹之，信天有善作文章手段：引子者，破承也；規模者，起講也；開闢者，二比落題也；收爲郡縣者，中股結束也。文章成歟！何以見天之善作文章？當成功舍父忠君，其間誠僞，正曹操死於獻劍、王莽死於下土，此固未足深論。第其守明故朔，避遁臺灣，與勝國宗室故老相守，矢志不貳，亦黃冠故鄉，足以風後世爲人臣者，且可以佐國朝開闢從未有土地，奠安天南半壁。假若犯江南歸而金厦平，是文章之無作手；故戰勝於一時，是天之正欲起講也。臺灣關矣，成功遂死；金厦平矣，鄭經卽遁。紅毛若不沈舟於普陀港、施侯若不遭颶於青水壠，臺灣卽得，亦是二比之勞。將爲我國

家乎？抑還之紅毛乎？斯時荒蕪草創，國家未必留之。還於紅毛，臺灣乃五省屏藩，地方遼遠；紅毛者，亦故明之最防範，保無有宵小與合，爲崇沿邊。故天假之年數，俾水土可服，耕鑿已繁，阡陌交羅；村落華美，聖廟興矣，人物蕃盛。況周之仁，尙有管、蔡；漢之德，豈無彭、陳？又仗彼爲甲寅變尾眚之後，爲我國家遏閩、浙之熾，得復兩粵、湖、楚、滇、黔，特釜魚之遊耳；是文章之頓挫落題也。丁巳（康熙十六年）之敗，苟若從喇將軍之勸，搖櫓東歸，退守其間，進貢受封亦可；則文章淡而無奇。必使劉國軒恃其狡黠，猖獗於漳、泉之間，亦燈將滅而光必爲焰烈；此文章之波瀾也。意將盡矣，自有散金姚督、必剿施侯，六月風濤自然不興，一戰敗北，束手是聽；聖朝俎豆未必可毀，土地膏腴焉可輕棄？擔承題留，設爲郡縣，誠東南長策；文章之結構也。將來可與粵瓊甲乙，文人丘海，出爲聖朝柱石；卽鄭氏數十載抗拒逆天威、殘擾邊疆，朝廷亦不深求，且錫以公爵。嗚呼！招降不從，謀擒不得，天其相之，聖主赦之，其亦有深得於忠義二字之報哉！外志一書，天直假東旭之筆，發明彼定位乾坤、因時顯晦之意。據事直書而無猥談瑣語竄入其中，不致忠孝節烈、賢臣隱士，年久湮沒。備採史氏，附光盛世，則凡耕耨於斯、聚族於斯、官守於斯，知其所自來。設置方略，毋放僻邪侈，棄本就末，受天時地利之厚澤；期冀安利益，節用愛人，副朝廷命官致治之深仁。實紀事之正，有益風化，自當垂其不朽。

余讀竟，不勝擊節。爰書數言，以弁其端。溫陵庚弟余世謙子遠氏書於鵝城舟居。

吳序

天下無可輕之人物，亦無可棄之土地。蓋土地與人物相表裏：人能立節立名，則隨其所至之處，皆成乾坤；人因地而傑，地亦因人而靈，如今日之臺灣是也。

臺灣本荒服，自古以來，未有人民居乎其間。迨鄭成功避遁於此，葦路而開斯土；子經承其基業，志倣田橫，假明故朔四十餘年。雖抗逆天威，擾害沿海居民，然我皇上巍巍至德、休休有容，憐其忠義、棄其小嫌，歷年遣官招撫，義不歸誠；成功不失爲守志之士，鄭經亦不失爲承業之子，是臺灣因成功父子而重也。迨氣運告終，而勝國子孫，有寧靖王朱術桂全家盡節！波濤爲之嘆聲、風雨爲之流淚，是臺灣又因寧靖王而重也。嗚呼！寧靖王死得其名，善矣哉！但鄭氏握兵權於海隅，卽前犯江南、後犯閩粵，是天下只知有成功與經，不知有寧靖王朱術桂也；設使術桂不死，則其名不傳，亦與敗葉腐草同寂寂而無聞，不幾爲臺灣之山靈所笑乎？惟其從容就義，無慚勝國遺風，不負成功開闢臺灣之壯志，亦不負鄭經固守臺灣之苦心；且五姬慷慨輕生，氣勝男子，而臺灣之山川草木，能不因此而增光乎？今東土人心，順天意而歸本朝，遂將臺灣之地收入版圖，我皇上得此車書一統之盛，大沛恩膏，深加殄恤，俾番、漢生靈各得其所，是臺灣又被帝德之光，將來甲於天下而愈添其生色也。夫以窮海遠裔之區，有存誠守義之志士

、捨生就死之王孫，又有英雄豪傑懋建殊勳，標名麟閣；至於高人隱士，閨壺節烈，又昭昭在人耳目間。則臺灣之外志不可不修也。

余與江子東旭，本會於西粵蒼梧，閱其所輯臺灣外志。其中誅犯順不屈之人、存亡國盡忠之事，不致荒外年久湮沒，誠聖世之公論也。且備錄文武職名，詳載各官事實，俾後來稽古儒生，知開創臺灣者建其業、攻克臺灣者顯其功、歸順臺灣者識其時、死難臺灣者彰其節，據事直書，以外名之，深有得於春秋之義，正合我皇上勸忠勸孝之大典，豈非有功於名教之所爲哉？則斯志之作堪與經史並傳，而東旭之才情識力，直與左、莊、班、馬照映先後，同垂不朽。余平日以鄭經守義，羨成功之有子；以術桂盡節，欣勝國之有孫。今覽斯志，相爲符合。

余與東旭未面而意氣相孚，旣面而傾蓋如舊，故不禁歡欣鼓舞，筆一言而弁其端。螺陽浴水庚弟盡臣氏吳存忠拜書於西粵蒼梧署內。

凡例

一、是編首起明太祖者，因鄭氏祖墓穴地不毀於江夏侯而有神護，推其源也。

一、是編敘李闖陷北京、馬士英專權誤國而又不詳其說者，自有明史在；不過引爲接脈，作鄭氏末節之說。

一、是編多採及故明遺事，有鄭氏之因也。如鄭芝龍官南澳時，逢宇內擾攘，令各府提撫舉將才；黃道周被擒婺源，有爭班位；陳子壯、張家玉犯順，有一介乞援之書；粵西爭戰勝敗，有太監來往之述。故不覺其絮叨，亦取元世祖景炎、祥興君臣，明太祖錄至正以後事實。今上亦命博學鴻詞纂修明史，無避與朝忌諱；誅犯順不屈之人，存盡忠亡國之事，誠聖世之公論也。

一、是編原爲鄭氏應出五代諸侯，爲故明嘆氣之前識；其鄭氏將帥，卽爲鄭氏一時用。紀其一時之事，或戰或敗，書其實也；不似水滸傳某人某甲狀若何，戰數十合、數百合之類，點寫模樣，炫耀人目，以作雅觀。

一、是編當甲寅之變，耿、尙、吳三家有關於鄭氏，則爲之述；如無關於鄭氏，自有國史在，故不預說。

一、是編臺灣係海外荒服，地將靈矣，欲入爲中國之邦，天必先假手一人爲之倡率